



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 克 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年 · 北 京

資
知
船
學
PDG

K. Marx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中的譯文排印

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編譯局譯
列寧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5\frac{3}{8}$ · 插頁 2 · 字數 123,000

1962年1月第1版

1963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2,001—8,000 定價（四）0.50元

統一書號 1001·522

新華書店
PDG

目 录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	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17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 言

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谬误在天国的 *oratio pro aris et focis* [申辩]^① 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暴露了出来。有人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一种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却只是自己本身的反映，于是他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自身的假象，寻找非人了。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 *point d'honneur* [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因

① 字面含意：对祭坛和炉灶的辩护。——编者注

此，反宗教的斗争間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围绕人而旋转。

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在导言后面将要进行的探讨¹（也是对这项工作的一点贡献）并不是针对原本，而是针对副本——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这一探讨是从德国开始的。

如果想从德国的 status quo [现状] 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要犯时代上的错误。甚至对于我国政治现状的否定，也都成了现代各国的历史储藏室中布

滿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衍的发辯，我还是要同沒有敷衍的发辯打交道。即使我否定了 1843 年的德国状况，但按法国的年代來說，我也不会是处在 1789 年，更不会是在现代的焦点了。

不錯，德国历史上有过一个引以自豪的运动，这个运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历史上都沒有进行过，而且将来也不会仿照进行。我們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了复辟，而沒有和它們一起经历革命。我們经历了复辟，首先是因为其他国家勇敢地进行了革命，其次是因为其他国家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在第一种情形下，我們的統治者感到害怕，在第二种情形下，我們的君主沒有感到害怕。我們往往只有一度，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才在我們牧师的领导下，处于自由社会。

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辯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傳的、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历史对这一学派，正像以色列上帝对他的奴僕摩西一样，只是表明了自己的 *a posteriori* [过去]，因此，这个**法的历史学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产物，那它就是杜撰了德国的历史。这个夏洛克，奴僕式的夏洛克，发誓要凭他的期票、历史的期票、基督教德意志的期票来索取从人民心上剝下来的每一磅肉。

相反地，具有条頓血統并有自由思想的那些好心的热情者，却到我們史前的条頓原始森林去找我們自由的历史。但假如我們自由的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末我們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况且誰都知道，在森林中叫喚什么，就有什么回声。还是不要触犯原始的条頓森林吧！

應該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罪犯低于人

性的水平，依然是劊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駁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經被駁倒。这种制度本身并不是值得重視的对象，它是一种按照应当受到蔑視的程度而受到蔑視的存在物。批判沒有必要表明自己对这一对象的态度，因为它已經清算了这一对象。批判已經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

这里指的是描述各个社会領域間的相互傾軋，描述普遍的沉悶和不滿以及既表現为自大又表現为自卑的偏頗，也就是描述专以維護一切卑鄙行为为生的、而且自己本身也无非是一种以政府的形式表現出来的卑鄙事物的那个政府机构內部的一切。

这是一幅什么景象呵！社会沒有止境地分成形形色色的行会，这些心胸狹窄、心地不良、庸俗粗暴的行会处于互相对立的地位，它們这种曖昧的猜疑的关系能够使它們的統治者毫无例外地——虽然形式不同——把他們看成只是仰仗統治者的恩典才活着的東西。甚至他們还要承认自己被支配、被統治、被占有的事实，而且要把这說成是上天的恩典！而在另一方面，則是那些身价和人数成反比的統治者！

针对这个对象的批判是肉搏的批判；而在肉搏战中，敌人是否高尚，是否有趣，出身是否相称，这都无关重要，重要的是給敌人以打击。不能使德国人有一点自欺和屈服的机会。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識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揚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領域作为德国社会的 *partie honteuse*〔污点〕加以描述，应当給这些僵化了的制度唱起它們自己的調子，要它們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須使

他們对自己大吃一惊。这样才能实现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民族要求的本身则是这些要求得以满足的决定性原因。

这种反对德国 status quo [现状] 的狭隘内容的斗争，对现代各国来说，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德国 status quo [现状] 是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的公开的完成，而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对德国政治现实的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的斗争，而过去的回音依然压抑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如果看到，在它们那里经历过悲剧的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现在如何通过德国的幽灵在演它的喜剧，那是很有教益的。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是悲剧性的。

相反地，现代德国制度是一个时代上的错误，它骇人听闻地违反了公理，它向全世界表明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毫不中用；它只是想像自己具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像。如果它真的相信自己的本质，难道它还会用另外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并求助于伪善和诡辩吗？现代的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在埃斯库罗斯的“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里已经悲剧式地受到一次致命伤的希腊之神，还要在琉善的“对话”中喜剧式地重死一次。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我们现在为德

国当局爭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結局。

可是，一旦現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問題，批判就超出了德国 status quo [現狀]，不然的話，批判就会认为自己的对象所处的水平低于这个对象的实际水平。下面就是一个例子！工业以至于整个經濟界和政治界的关系是現代主要問題之一。這個問題是怎样使德国人开始发生兴趣的呢？是由于**保护关稅制度、貿易限制制度、国民經济学**。条頓主义从人变成了物质，因此，我們的棉花騎士和鋼铁英雄也就不知在哪个黃道吉日一变而成爱国志士了。所以在德国，人們开始承认独占在国内的主权，并給它以**对外的統治权**。所以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結的事物，在德国才剛剛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論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做鎖鏈来忍受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这个美好的未来刚从狡猾的理論^①过渡到最无耻的實踐。在法国和英国，問題是**政治經济学**或**社会对財富的控制**；在德国却是**国民經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家的控制**。因此，在法国和英国是消灭已經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独占；在德国，却是把独占发展到最大限度。那里，正在解決問題；这里，矛盾才被提出。这个例子充分說明了現代問題的**德国式**的提法，說明我們的历史就像一个笨拙的新兵，只会重复旧的操练一样，到現在为止一直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重复陈旧的历史。

因此，既然德国的整个发展沒有超出德国的政治发展，那末德国人能够参与現代問題的程度頂多也只能像俄国人一样。但既然个人不受国界的限制，那末整个国家就不会因为个人获得解放而获得解放。希腊哲学家中間曾經有一个是斯基台人²，但这絲毫

^① 德文的 *listige Theorie* (“狡猾的理論”) 是双关語，这里是暗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保护关稅宣傳。——編者注

也沒有使斯基台人接近希腊文化。

我們德意志人幸而不是斯基台人。

正像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話中經歷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們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学中經歷自己的未来的历史的。我們是本世紀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紀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繼續。因此，當我們不去批判我們现实历史的 *oeuvres incomplètes* [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們观念历史的 *oeuvres posthumes* [遺著]——哲学的时候，我們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本世紀所謂的 *that is the question!* [問題所在!]^① 的那些問題的中心。在先进国家是同現代国家制度的实际脫离，在甚至还没有这种制度的德国，首先却是同这种制度的哲学反映的批判脫离。

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統的当代现实 *al pari* [水平]上的德国历史。因此，德国人民必須把自己这种想像的历史和自己的現存制度联系起来，不仅批判这种現存制度，而且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繼續。他們的未来既不能只限于对自己现实的国家 and 法的制度的直接否定，也不能只限于对观念中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实现，因为他們这些理想制度就包含了对现实制度的直接否定，而理想制度的直接实现，他們在观察邻国的生活的时候几乎已經經歷过了。因此，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該派的錯誤并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仅限于提出这个要求，沒有认真实现它，而且也不可能实现它。該派以为，只要扭过头去，背朝着它，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話，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它的眼光的狹隘就表現在沒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现实的範圍，

① 見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編者注

或者以为哲学甚至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生活的现实萌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生活的现实萌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的。一句话，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

从哲学产生的理论派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虽然是在相反方面）。

它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这个世界的批判斗争，而没有想到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它对对方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没有超出这些前提得出的结果，或把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果冒充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果，虽然这些要求和结果——假定是正确的——只有否定现存的哲学、否定作为哲学的哲学，才能得到。关于这一派，我们回头还要详细谈到。它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认为，不消灭哲学本身，就可以使哲学变成现实。

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不但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联系着的现实的批判性分析，而且也是对到目前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最彻底的否定，而这种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升为科学的表现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如果说，思辨的法哲学，这种关于现代国家（它的现实还是彼世，虽然这个彼世不过只在莱茵河彼岸）的抽象的、脱离生活的思维只在德国才有可能产生，那末反过来说，德国人之所以有可能从现实人抽象出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是从现实人抽象出来的，或者只是幻想地满足所有的人。德国人在政治上考虑过的正是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德国是这些国家理论上的良心。

它的思維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現实的片面性和低下并列。因此，如果德国国家制度的 *status quo* [現狀] 表現了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的完成，即表現了現代国家机体中的刺的完成，那末德国的国家学說的 *status quo* [現狀] 就表現了現代国家的未完成，表現了現代国家机体本身的缺陷。

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德国过去政治意識形式的坚决反对者，那它就不会集中于自己本身，而会集中于只用一个办法即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課題上去。

試問：德国能不能实现一个 *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 [原則高度的] 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現代各国的現有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論只要說服 *ad hominem* [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論只要彻底，就能說服 *ad hominem* [人]。所謂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論的彻底性及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論是从坚决彻底廢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結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說，从而也归結为这样一条絕對命令：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一个法国人对草拟中的养犬稅发出的呼声，再恰当不过地刻画了这种关系，他說：“可怜的狗呵！人家要把你們当人看哪！”

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論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別实际的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論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侶的头脑开始一样，現在的革命則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

的确，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但是，即使新教没有正确解决问题，它毕竟正确地提出了问题。现在问题已经不是俗人同俗人以外的僧侣进行斗争，而是同自己内心的僧侣进行斗争，同自己的僧侣本性进行斗争。如果说新教把德国俗人变成僧侣，便解放了世俗教皇即王公及其整个集团即特权者和伪善者，那末哲学把受僧侣精神影响极深的德国人变成人，这就是解放**全体人民**。但正像解放不应以王公的解放为限一样，财产的收归俗用也不以夺取寺院财产为限，而这种夺取是由伪善的普鲁士最先实行的。当时，农民战争这个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事件，因碰到神学而垮台了。今天，神学本身已被粉碎，德国历史上不自由的最尖锐表现——我们的 status quo [现状]——碰到哲学也要垮台。宗教改革以前，官方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隶。革命前，德国则是小于罗马的普鲁士和奥地利、保守的容克和庸夫俗子的忠顺奴隶。

可是，彻底的德国革命看来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困难。

就是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国思想界的要求和德国现实对这些要求的答案之间的惊人的分歧，是否会同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市民社会本身的同样的分歧一致呢？理论要求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但是，德国并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

中間階梯。甚至它在理論上已經超越的階梯，它在實踐上還沒有達到。它怎麼能夠一個勛斗就不僅越過自己本身的障礙，而且越過現代各國面臨的障礙，即越過它實際上應該看做擺脫自己實際障礙的一種解放、而且應該作為它的目的來爭取的那些障礙呢？徹底的革命只能是徹底需要的革命，而這些徹底需要的產生，看來既沒有任何前提，也沒有必要的基礎。

但是，既然德國只是用抽象的思維活動伴隨了現代各國的發展，而沒有積極參加這種發展的實際鬥爭，那也就是說它只分擔了這一發展的痛苦，而沒有分享這一發展的歡樂和局部的滿足。一方面的抽象痛苦同另一方面的抽象活動相適應。所以有朝一日，德國會在還沒有處於歐洲解放的境地以前就處於歐洲瓦解的境地。德國可以比做染上基督教病症而日形憔悴的偶像崇拜者。

如果我們來看一下德國各邦政府，那末我們就會看到，由於現代各種關係，由於德國的形勢，由於德國教養的特點，最後由於自己本身的正確本能，這些政府不得不把現代國家世界——它的長處我們沒有加以利用——的文明的缺陷和 *ancien régime* [舊制度] 的野蠻的缺陷——這些缺陷我們却大加欣賞——結合了起來。因此，德國還要越來越多地含有超出它的 *status quo* [現狀] 的那些國家制度的某些方面，即使不是合理的方面，至少也是不合理的方面。世界上有沒有一個國家，也像所謂立憲德國這樣，天真地分擔了立憲國家制度的一切幻想，而未分享它的現實成就呢？除了德國政府而外，難道會有什麼人產生這樣一種奇怪念頭，想把出版檢查制度的痛苦和以出版自由為前提的法國九月法令³ 的痛苦結合在一起嗎？正像在羅馬的百神廟可以看到一切民族的神一樣，在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可以看到一切國家形式的罪孽。這

个空前未有的折衷主义又特别得到了德国国王^①的政治的、**审美**的**龔龔**的保证，这个国王想扮演国王的一切角色——封建的和官僚的，专制的和立宪的，独裁的和民主的；他这样做如果不是以人民的名义，便以他本身的名义，如果不是为了人民，便是为他自己。德国这个形成一种特殊世界的政治现状的缺陷，不摧毁政治现状的一般障碍，就不可能摧毁德国的特殊障碍。

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假定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既有钱又有教育，或者可以随意取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

在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要想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一瞬间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在这瞬间，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个别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要取得这种解放者的地位，从而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优越感是不够的。要使**人民革命**和市民社会个别阶级的解放相吻合，要使一个等级成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点就必须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须成为一般障碍的化身，成为一切等级所共通的障碍的体现；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

^①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就必須被看成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領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要使一个等級 par excellence [真正] 成为解放者等級，另一个等級相反地就应当成为明显的奴役者等級。法国貴族和法国僧侶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和他們最接近却又截然对立的階級即**资产階級**的普遍积极意义。

但是，德国的任何一个特殊階級，不仅缺乏那些把自己标志为社会消极代表的彻底、尖銳、勇敢、无情，同样，任何一个等級也缺乏和人民心胸相同——即使是瞬間的相同——的开闊的胸怀，缺乏鼓舞物质力量实行政治暴力的感悟，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敢于向敌人傲然挑战：**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須主宰一切**。构成德国道德和忠誠——不仅是个别人的，而且是各个階級的——的基础的，却反而是**被压抑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故步自封，而且希望別人也能故步自封。因此，德国社会各个領域之間的关系就不是戏剧式的，而是史詩式的。每个領域不是在受压迫的时候，而是当現代关系在沒有得到这个領域的任何支持的情况下建立了低于它的而且它能加以压迫的社会領域的时候，才开始意識到自己，才連同自己的一切要求与其他社会領域一起占居一定的地位。就連**德国资产階級精神上的优越感**也只是以自己是其他一切階級的卑鄙庸俗性的总代表这种意識为依据的。因此，不仅德国各邦的帝王登基 mal à propos [不及时]，而且市民社会每个領域也是未等庆祝胜利，就遭到了失敗，未等克服面前的障碍，就設置了自己的障碍，未等表现自己的寬大本质，就表现了自己的狭隘本质，因此，就連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可能性，也是不等这种可能性显现出来就已成为过去，一个階級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階級进行斗争，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階級的斗争。所以当諸侯同帝王斗争，官僚同貴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就开始